



司空曙之悲

◎陶晓跃

司空曙名列“大历十才子”，名副其实，这有他的《江村即事》为证：“钓罢归来不系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

诗率直自然，清新俊逸：渔翁夜归，渔船不系；月落江村，悄然如梦。纵然风起，船儿飘荡；芦花多情，浅水悠然。由此，钓者悠闲的生活情趣和江村的宁静幽美跃然纸上。

司空曙的诗灵动而恬美，可他的仕途却大大不顺。他先是做过幕僚，全是看他人眼色行事的角儿，几经周折后也不过是主簿、县丞一类的九品官。

他有一首赠别诗《云阳馆与韩绅宿别》：“故人江海别，几度隔山川。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向年。孤灯寒照雨，湿竹暗浮烟。更有明朝恨，离怀惜共传。”

唐诗写离别的很多，可大多流于一般。司空曙却将这一题材入诗，翻出了一个新天地。

首联写江海天涯，山川阻隔，几度音讯杳然。颔联说久别相逢，恍然如梦，惊叹韶华易逝。颈联的写景可谓妙手偶得：寒夜里，一点灯火映照着蒙蒙细雨；竹林处，一片暗淡，飘浮起袅袅烟云。此景不仅映衬出诗人心境的悲凉，还暗含着诗人对人事浮沉不定的无奈。于是极自然引出尾联的举杯劝饮，可孤灯、寒雨、湿竹、浮烟，又怎能给凄冷的心带来一丝的温暖？这样的悲苦，何尝不是诗人仕途无为苦涩心境的折射？

司空曙为官清廉，又不事阿谀，他的手头就常常入不敷出。一次生病，无奈之余，只好将收养在家的、能歌善舞的女伎嫁了出去，换回钱渡过了难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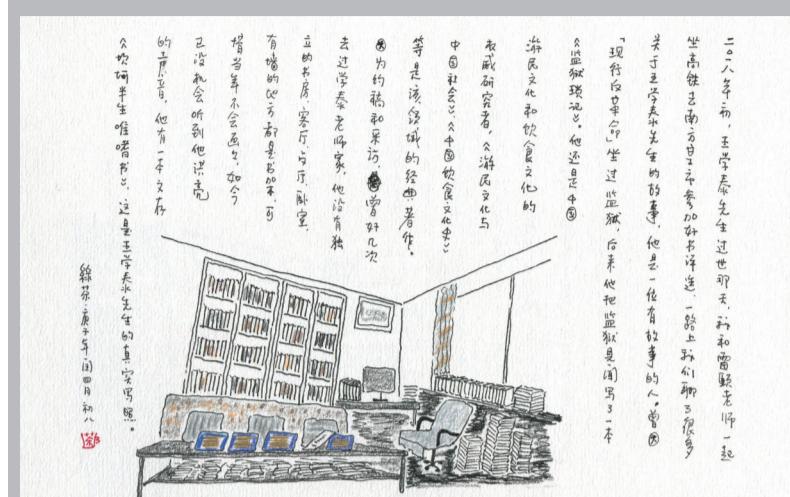
“万事伤心在目前，一身垂泪对花筵。黄金用尽教歌舞，留与他人乐少年。”唐代官吏和文人墨客收养歌伎，被视为雅事。可花尽了钱财和心血，结果却为他人做了嫁衣。然而，贫穷已在他的身后张开了血盆大嘴。

“静夜四无邻，荒居旧业贫。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。以我独沉久，愧君相见频。平生自有分，况是蔡家亲。”这首《喜外弟卢纶见宿》，就是司空曙宦途坎坷、家境清寒的真实写照。诗的前四句写诗人独处之悲，后四句言外弟相逢之喜。而这“喜”的背后，透露出来的还是“悲”的滋味。特别是诗中的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”，用雨中树的落叶比喻昏灯下人的风烛残年，充满了人生老境的辛酸。

明人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中曾将此联与韦应物的“窗里人将老，门前树已秋”和白居易的“树初黄叶日，人欲白头时”进行比较，以为“三诗同一机杼，司空为优：善状目前之景，无限凄感，见乎言表”。司空曙的诗优就优在，多了雨景和昏灯的两层意象，大大强化了“悲”的意韵，诗的内涵也就自然丰富了许多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王学泰

1942—2018，学者。



王学泰书房 因为约稿和采访，曾多次去过王学泰老师家，他没有独立的书房，客厅、餐厅、卧室，有墙的地方都沿墙放着书架，可惜当年不会画画，如今提笔时，却已没机会听到他洪亮的声音。



吹箫小集

王稼句著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是一部文化随笔集，内容涉及历史掌故、文化风俗、乡土风物、民间工艺、草木虫鱼等。作者知识渊博、学养深厚，出入文史之间，旁征博引、随意摭谈，引文繁复却取法有度，丝毫不显生硬。

学术林中路

陈子善、陈丹编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是一部怀念已故的当代有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著作，收录了当代学人的数十篇纪念文章，深刻怀念了钱锺书、王瑶、贾植芳、徐中玉、钱谷融等多位学界泰斗，将他们艰苦的治学历程、严谨的治学态度、精深的治学成就一一娓娓道来。

书径通幽

桑农著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书有关于现当代名家书法代表作的点评，有关于现代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作品或事迹的考释与札记，有关于当代作家及新书的评述，文字简洁、流畅，态度平易，见识明达，如和风细雨，徐徐道来，又似围炉叙话，品茗清谈。

和张岱一起看雪

唐玉霞著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书稿为文艺评论汇编，是作者多年来观察和评述经典文学作品的成果。书稿内容涉及中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、世界文学名著及电影名片。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抒写阅读、观赏的心得和感悟。

《榆下说书》耐读的奥秘所在

◎曲辰

黄裳以古籍鉴藏闻名于世，所撰题跋据说堪比黄尧圃，是当代“黄跋”。可坊间又有传闻，文献学家黄永年羞于与之为伍。我不是业内人士，不知晓其中深浅。我读黄裳，侧重并不在于题跋，更关注的是《榆下说书》(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)一类的书话随笔。

《榆下说书》里有一篇《关于柳如是》，曾经传诵一时。尽管无论在史料方面还是史识方面，都无法与



周作人的“苦茶”

◎谭苦盦

周作人有诗云，“且到寒斋吃苦茶”。“一位友人因为记起吃苦茶的那句话，顺便买了一包特种的茶叶”即苦丁茶相赠，一说则是“旧学生送我的”，总之“这茶实在太苦”，使得这位苦茶庵主“终于没有能够多吃”，甚而自我解嘲，“一定喜欢苦茶，非苦的不喝么？这也未必然。那么，为什么诗里那么说？为什么又叫作庵名？岂不是假话么？那也未必然。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”。即便如此，周作人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“苦茶并不是好吃的”，“好吃苦茶”只是“老僧假裝”而已。

曹聚仁说，周作人的文风“可用龙井茶来打比方，看去全无颜色，喝到口里，一股清香，令人回味无穷”，说的虽是文章，但周作人对龙井茶一类绿茶倒也确实“好吃”。

周作人是绍兴人，“从小就吃本地出产、本地制造的茶叶，名字叫作本山”，到北京后，也见到过此茶，改称“平水珠茶”。在平日里“根本不讲究什么茶叶，反正就只是绿茶罢了，普通就是龙井一种”，有时“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碧螺春，不过那是很难得遇见的”。除自购外，朋友也送了好些茶，如六安茶、太平猴魁，“都觉得很好”，另有“横山细茶、桂平西山茶和白毛茶各种，都很不差，味道温厚，大概是沱茶一路，有点红茶的风味”。

周作人固执地认为，“喝茶以绿茶为正宗”，对于葛辛所持“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”之说，“殊不以为然”。他说，“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清茶，在赏鉴其色与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”，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”，乃是“喝茶之道”，故梁实秋来八道湾造访，“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盅，淡淡的、涩涩的、绿绿的”，难怪乎刘半农也说苦茶庵的“‘苦茶’不苦”。



并感激早年就遇见了《榆下说书》。

黄裳长期供职于报社。他说张岱是三百年前一位出色的“新闻记者”，潜意识里多少有点以己度人；因为这一说法，完全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。他的书话随笔，以及游记散文，都可以视为特殊类型的“通讯”“速写”；虽是“客观报道”，寥寥几笔，却具体、生动、鲜活、醒目。以“新闻记者”的笔法写作，恐怕是黄裳书话耐读的奥秘所在。